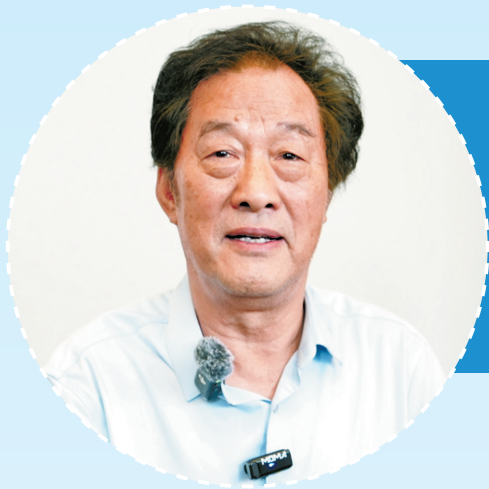




高公博。(吴冠夏 摄)

人物名片

高公博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国家级非遗乐清黄杨木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、首批宁波市文艺大师，曾连续三年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一等奖，以及几十项国家级大奖，其《蓑翁》《济公》《酒不醉人人自醉》3件作品被永久保存于中国工艺美术珍宝馆。



扫二维码，
看甬派相关视
频访谈。

核心观点

- 非遗传承不是复制过去，而是创造未来
- “新奇独变”是我艺术道路的核心，“新”是创新观念，“奇”是奇妙造型，“独”是独立个性，“变”是美的变化
- 非遗的生命力，就在一代代人的“接力”里

高公博：非遗传承不是复制过去，而是创造未来

2025年宁波市“文艺大师开课了”第六场活动近日在市青少年宫新城活动中心举行，高公博以《一刀一刻中的新奇独变》为题开讲。

与此同时，“一眼千年 国风遗韵”高公博雕书画印展暨师徒联展在宁波慈城抱珠楼、慈城城隍庙展出（展期至10月15日），展览涵盖其本人及30多名弟子的350余件作品，包括木雕、书画、篆刻、石雕等多个门类。

活动举办期间，我们围绕高公博艺术生涯、创作故事与非遗传承理念，与这位深耕黄杨木雕领域整整一个甲子的匠人展开了对话。

记者 周晓思



高公博在公开课上展示雕刻技艺。

60年从艺路：从结缘到“三艺”突破

记者：您最初是如何与黄杨木雕这门技艺结缘的，又是什么让您决定将它作为一生的事业？

高公博：1965年，我开始接触黄杨木雕。最初的契机很简单——我读书的中学旁边就是黄杨木雕厂，每天都能听到里面的敲胚声，特别吸引我。那时候最让我震撼的是，厂里的老艺人十分钟就能敲出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，我觉得太神奇了，总在想“要是我能学会这种手艺该多幸福”。后来赶上厂里招工，我顺利考了进去，这一入行就是60年。

黄杨木雕在我心里不只是一门手艺。清代戏曲家李渔说黄杨木是“木中君子”，它生长极慢，直径10厘米的木料要长100年，这份来之不易让我始终心存敬畏。60年来，

我总觉得是在和“君子”打交道，要珍惜每一块木料，更要把它藏在纹理里的“生命”挖出来。这份责任感，让我从未想过放弃。

记者：您从传统木雕开拓出黄杨根雕、黄杨劈雕、黄杨意雕，完成了“三级跳”。推动您突破传统的核心理念是什么？

高公博：我一直觉得，传承不是“守着师傅的手艺不变”，而是要让技艺“往前走”。20世纪90年代我提出“新奇独变”四个字，这是我几十年艺术道路的核心：“新”是创新观念，不能困在老套路里；“奇”是奇妙造型，要从木料本身找灵感；“独”是独立个性，作品要有自己的风格；“变”是美的变化，要不断探索新的表达。有了这个目标，我就敢

尝试别人没做过的事。

以劈雕为例，一开始很多人批评我“浪费材料”，但我劈开木头看到里面的纹理时，简直大吃一惊——那是个全新的美学世界！后来我顺着劈纹创作，《鱼湖雨声》拿了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一等奖，《屈原》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，也算用作品回应了质疑。

意雕更是如此，我不再执着于造型，而是追求“雕出意思、雕出味道”。比如《老子出关》，我到现在都不舍得出让，总觉得那不是雕木头，是在雕自己对“道”的理解。

艺途挫折：坚守与“木料重生”

记者：您从学徒到行业泰斗，有没有遇到过挫折？是什么让您坚持下来并实现突破？

高公博：学手艺哪有不经历挫折的？有时候磨得胳膊生疼时，想放弃、想退缩，但心里总有个信念——不能让这门好手艺在我这儿中断了。

我的信心来源很特别。30年前，我给公益事业拍过广告，受广告语启发，我自己写了“我能行”三个字。这三个字成了我后来的精神支撑：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只要我认定方向是对的，就认真往下做。事实证明，只要沉下心创作，总能

看到希望。

记者：在您60年的从艺生涯中，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创作故事？

高公博：最让我高兴的，就是把别人看不上的“废料”变成宝贝。有一次，在家乡温州乐清柳市镇，有人挖出两个大树根，打算拿回家烧火做饭，结果炉膛太小放不进去，就扔在外面淋雨。我看到那两个树根时，脑子里立刻就有了形象，赶紧抱回来雕刻。后来其中一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，另一件我至今放在家里。

非遗传承：不复制，创未来

记者：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，您觉得当下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？

高公博：我常说一句话——传承不是复制过去，而是创造未来。做好自己的作品是基础，但更重要的是让这门技艺传承下去，让年轻人接过来，再推出去。

这次在宁波举办师徒联展，就是基于这种想法。慈城抱珠楼展出我150余件雕书画印作品，慈城城隍庙那边展出了我30多名弟子的200多件作品，涵盖木雕、石雕、玉雕、紫砂雕塑、大漆等多个门类。弟子们来自全国各地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。我就是想让大家看到，非遗不是“老古董”，它有生命力，能在年轻人手里开出新花。

记者：您觉得黄杨木雕该如何进行当代转化，更好地被年轻人接受？

高公博：年轻人其实很喜欢黄杨木雕，它的质地像中国人的肤色，颜色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深。这种“历史沉淀感”对他们很有吸引力。

至于当代转化，我觉得要“两条腿走”：一方面，要保留好的创作思维，用作品讲当代故事——我雕过汶川地震等主题的作品，这些能打动人心的故事，年轻人也会有共鸣；另一方面，也可以吸收新形式，比如把木雕元素融入文创，甚至和AI、游戏结合，让它更贴近年轻人的生活。但我始终认为，不管怎么转化，“用刀雕刻的温度”不能丢，那些故乡的、社会的美好故事，要靠我们的手留下来。

记者：您觉得宁波在非遗传承和发展上，有哪些独特的优势？您对宁波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有什么建议？

高公博：宁波最大的优势，是“真重视”非遗，不是“可有可无”，而是主动推动。我是首批宁波市文艺大师，常去象山、奉化的农村传艺。村民看到我，就拉着我的手说“高老师来了”。那种热情让我特别感动——有这样的氛围，非遗才能扎根，才能真正“创造未来”。

我期待宁波能多搭“桥梁”：比如，让高校多开设非遗相关课程，让年轻人有更多学习渠道；再比如，根据政策，给传承人多一些展示空间，让作品能走进收藏市场、走进普通人的生活。有了“桥梁”，年轻人学技艺才有信心，非遗传承才能更有意义。

我今年76岁了，还坚持“不叫一日闲过”。我现在不仅做木雕，还坚持练书画印——从2013年起，每天早上6点起来创作两个小时，一幅字、一幅画、一方印，12年下来完成了8000多幅书画、刻了1500多方印章。我就是想给年轻人做个样子——只要喜欢、只要坚持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，终身学习是不变的目标。非遗的生命力，就在这样的“接力”中。

► 高公博作品《敦煌乐天》。

▼ 高公博作品《一带一路》。



高公博作品《天问》。



高公博作品《赤壁怀古》。